

苏	伟	贞	x	骆	以	军	x	吴	兴	文
朱		天			文					
蔡	素			芬	x	林		佩		芬
骆	以			军	x	梁		文		道
严		歌			苓					
莫	言	x	李	洱	x	陆	建	德	x	李
林					夕					
					洛					夫
九	把			刀	x	苏		紫		紫
白	先			勇	x	谭				飞
罗	永			浩	x	柴				静
高	晓	松	x	刘	震	云	x	崔	永	元
冯		唐	x	李	银	河	x	罗	永	浩
李	敬	泽	x	安	妮	宝	贝	x	李	洱

野 渡

严彬 马培杰 / 编
凤凰网读书文库

渡

严彬 马培杰 / 编
凤凰网读书文库

出版统筹 汤文辉
品牌总监 范新
责任编辑 余慧敏 徐婷
书籍设计 广大迅风艺术 刘凇
责任技编 李春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野渡 / 严彬, 马培杰编. —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1

ISBN 978-7-5495-4515-5

I. ①野… II. ①严…②马…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评论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58825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湛江南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广东省湛江市霞山区绿塘路 61 号 邮政编码: 524002)

开本: 880 mm × 1 240 mm 1/32

印张: 9.25 字数: 220 千字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 001~8 000 册 定价: 33.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序：做个自由幸福的读书人

这样一个娱乐至死和网络至死的年代，静心读书的日子，已变得比北京的蓝天还少。

网络无处不在，快餐化、碎片化、娱乐化、情绪化的海量纷繁信息，通过微信、微博、电邮、短信、推特、朋友圈、APP推送、游戏更新、电商打折、APP更新等，以“非死不可”之势来袭，马不停蹄地消费你我，吞噬着我们吃饭、如厕、开会、驾车前后的分分秒秒，不知不觉中，夺走我们的闲暇时间，扼杀注意力、思维力、原创力。我们内心日益浮躁、肤浅、纠结、冷漠、迷茫，渐渐远离思考的价值、理性的尊严、内心的宁静和生活的本质。

在电视与网络的双重夹击下，在这个制度转轨、社会转型的大时代，在物欲膨胀、消费过度、理想无力、信仰已死、意义缺失的当下，个体如何能不随波逐流？靠什么保卫我们的自由？

答曰：读书。

读书？读书有什么用？

当视讯取代文字，数码取代铅字，从纽约到京港沪的民营实体书店一个接一个关门；当年轻人日益感受理想丰满现实骨感、上行遇阻、社会板结、身份决定未来——书、书香、书店、读书、读书人、读书会，这些词会继续存在多久？我们离书的墓地有多远？

最近一次参加凤凰网读书会活动，重回睽违二十多年的涵芬楼书店，又看到、触摸熟悉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回想起八十年代末轰轰烈烈的大学里的读书会、全国书展、全民读书热，还有那套著名的《走向未来》丛书——那时想象的“未来”，从时间上应该已经到了、甚至过了吧？

从那时到现在，回望文明的过去，遥想人类的未来，书籍，随技术、社会的演进，无论展现形式怎样改变，哪怕遭受时代的冷遇，我们有理由相信，它永远不能、也不会消失。

读书，带给人力量、智慧、自由、幸福，带给我们美好的社会。

读书意味着知识，知识就是力量。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想，也许受到整体社会环境的制约，但知识面前人人平等的理想，相对更容易被个人所把握，因个体努力而实现。古训“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不管是什么样的X二代，要想冲出身份社会的陷阱，“读书改变命运”仍是颠扑不灭的真理。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艰难而持续地演进，知识就是财富，读书就是力量，知本胜过资本，这个大趋势也将越发显现。

读书意味着智慧。在汲取知识之上，读书使我们有幸与古往今来的伟大灵魂及人格对话，超越生活时空或命运境遇的局限。透过书籍，我们得以体味先贤亲历的或作品中勾勒的人生颠沛、困顿、聚散、寂寥、苍茫、坚守、悲悯、决绝、风骨、情怀，虽不能至，心向

往之。人生旅程，千回百转，最难得春风得意马蹄疾，又或是为伊消得人憔悴，更无论望尽天涯、千帆过尽、蓦然回首。书籍的力量，帮助我们在关键时刻豁然开朗，以智慧勇气作出最明智的选择，峰回路转，柳暗花明。“三千年读史，不外功名利禄；九万里悟道，终归诗酒田园。”终生的读书，是生命智慧的不断修炼，是人生体味的反观升华，让我们从年少时的率性、偏执、勇猛、激狂，到达成熟后的雍容、豁达、圆润、平衡，在看清了功名富贵的转瞬即逝之后，终不改追逐梦想的本真之心。

读书意味着自由。我们汲取书籍的力量、智慧，通过自足、自信、自主而自由。这是一种真正的自由，它比人们想象的建立在财富基础上的自由意志的自由更加真实、高尚，而不受生物学、物理学、心理学等支配的“自由意志”并不存在。古今中外智者先贤的书籍智慧，以高山仰止的深邃思维与广阔视野，抚慰我们骚动的自我，帮助我们超越波澜起伏的不受约束的激情，达到内心平和与平衡的东方智慧之境，成为一个强大的独立自主的人，即使在面对人生苦难或社会动荡时，也能拒绝做环境或命运等外力他律的奴隶，而“平静地背负起所有赤裸的真理，直面一切现实，达到至高无上的权力”（济慈）。

读书意味着幸福。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每个人都有多少件“未完成”的心愿、梦想，或秋月当空，对酒当歌，或埋于心底，深夜梦回。兰亭已矣，梓泽丘墟，“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人在时空上的渺小，生命本质的悲剧性，怎不让人感慨唏嘘。读书，给我们力量、智慧与最高的自由，让我们跨越时空岁月，超越人生的无常，摆脱对死亡的恐惧，无论人生境遇，在每一个瞬间和当下，乐观地接受现实的不完美，以平静的心

态，享受生活中的美好，追寻精神上的永恒，成为自我幸福的主宰。

读书，使社会更美好。儒家读书人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对国家社会而言，一个热爱读书的民族才会有光明的未来。通过读书，才能发展、保障个体的知识素养、自由精神、独立人格、道德勇气；读书的人越多，理性的力量、民意的声音、公民的意识、民主的实践、公共生活的参与才能越壮大，真正的现代性文明社会才可能建立。

这套“凤凰网读书文库”的精神之源，多是我（和我们）钦佩敬仰的作者、学者、思想者以及精神上的老师、人生中的朋友，为之代序，荣幸而惶恐。

让我们一起，做个自由、幸福的读书人。

凤凰新媒体首席运营官 李亚

2013年11月3日

新民说·书目(已出)

- 王人博：《孤独的敏感者》
许章润：《坐待天明》
吴稼祥：《公天下》
秋 风：《儒家式现代秩序》
梁治平：《法律史的视界》
梁治平：《法律何为》
胡 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卷中)
鲁迅著、丰子恺绘、孙立川注：《呐喊》(新编绘图注本)
柴春芽：《我故乡的四种死亡方式》
刘仲敬：《民国纪事本末(1911—1949)》
艾 云：《寻找失踪者》
李贵连：《法治是什么：从贵族法治到民主法治》
秋 风：《治理秩序论：经义今诂》
梁治平：《法律后面的故事》
刘 擎：《纷争的年代——当代西方思想寻踪》
梦亦非：《没有人是无辜的》
徐忠明：《明镜高悬：中国法律文化的多维观照》



目 录

序：做个自由幸福的读书人

- 001-019 从废墟到花园
——朱天文北京访谈录
朱天文
- 020-038 未亡人的哀悼与伤逝
——《时光队伍》里的“盗梦空间”及其他
苏伟贞 × 骆以军 × 吴兴文
- 039-062 我的写作生涯的痛与情
——严歌苓和她的书
严歌苓
- 063-074 《烛光盛宴》里的“大江大海”
——一个家国历史下的三代人及其他
蔡素芬 × 林佩芬
- 075-115 穷，以及经验匮乏
——漫谈香港写作经验
骆以军 × 梁文道
-

-
-
- 116-138 文字里的中国人
——中国文学的现状与建设
莫言 × 李洱 × 陆建德 × 李莎（意大利）
- 139-154 耄耋之年回眸诗歌传统
——对话“诗魔”洛夫
洛夫 × 欧阳白 × 黄梵等
- 155-176 春秋的老实人和天真汉
——兼谈古典与国学
李敬泽 × 安妮宝贝 × 李洱
- 177-198 中国式的优雅
——白先勇话昆曲
白先勇 × 谭飞
- 199-210 “梦先生”的知情识趣
——漫谈音乐与人生
林夕 × 顾青
-

211-232 对话九把刀
——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

九把刀 × 苏紫紫

233-243 青春如丧，青春如花
——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

高晓松 × 刘震云 × 崔永元

244-259 我不纯洁，巨复杂
——关于《我的奋斗》

罗永浩 × 柴静

260-281 如何成为一个怪物
——冯唐眼中的尘世风暴

冯唐 × 李银河 × 罗永浩

跋：天空还有飞鸟的痕迹

从废墟到花园

——朱天文北京访谈录

我像海底里的金鱼

朱天文：各位朋友，大家好！从上海书展来到这个地方，总有人问我这一趟的感觉怎么样。我觉得这一路非常的震惊，就像一个文化震撼一样，让我感觉像是一个摇滚巨星。文学是非常寂寞的一件事情，而且我又不用电脑，如果在台北的家里，我妈妈在的话，她会接电话，通常也是说谁谁去大陆了，去日本了，其实我就在她的旁边，她帮我很多的电话挡掉。为什么这样呢？好像很不近人情。不用电脑，用手写，还不接电话？因为台北是自己生活的地方，自己的朋友不是在出版界，就是在传媒界，如果你自己不稍微做一下区隔的话，大概就无法写作了，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来到上海和北京，我想十天就回去，不在这个地方生活，所以当时译文出版社的责任编辑陈飞雪说希望为这四本书来这里，我想那就去吧，好像在大陆的书目前都出完了，那就来一趟吧。既然“山顶洞人”决定走出洞，随便你们怎么办。我在台湾绝对不上电子媒体，人家认识你，那么，你的生活，比如坐公车、

去咖啡厅写稿子，会变得很难。但这次既然决定来，那就随便译文出版社怎么安排了。

决定是一回事，出来以后才发现，世界怎么会变成这样？！“山顶洞人”一路被惊吓到这个地方，我们今天还不是终点，明天还有一场。可给我的感觉是，明天结束以后得赶紧回到台北的“山顶洞”里。因为在场有这么多的朋友，让我觉得很像是一只海底的金鱼。我记得写《荒人手记》的时候，詹宏志讲到金鱼在唱歌——金鱼在海底唱歌的频率，几千里以外的另外一只金鱼也可以听到。我在写作的状态里，我发出的声音，其实根本不知道多遥远的人会收到这个音波。我这一趟走下来非常震惊，原来有这么多的人在看我的东西，而且居然受到我的影响。所以我会觉得赶快结束赶快回去，因为我的书已经全部出版，没有新作了，我觉得应该再回到自己的状态里，再写出新的东西，才能够回报这一趟行程。

陈飞雪跟我说要有一个题目，我说：从废墟到花园。我记得这个题目也是北京出版人田伟青的《出版人》的题目——《从废墟到歧路花园的新天使》。当时我给陈飞雪定的题目就是按照这位出版朋友定的，这里有三个元素，一个是废墟，一个是歧路花园，一个是新天使。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读过这位出版人的文章，或者在去年看过一些访问，所以如果我讲重复的话，请听过的人忍受一下，再听一次。

为什么是废墟、歧路花园跟新天使呢？现在出了四本书，尤其是《荒人手记》写完之后，我回首来看这部长篇小说，我给了它一个说明——所有的说明其实都是在后面的，都是事后之明，并不是写之前就可以清楚的。是写完之后，回头再看的时候，好像它有这么一个意思。这个意思就是废墟里的新天使。什么是废墟里的新天使呢？最有名的当然就是本雅明所讲的“新天使”，是画家保罗画的一幅画《新天

使》。本雅明很喜欢这幅画，在纳粹德国时期他从德国逃到法国，就带着这幅画，而且到巴黎的时候他曾经想过办一个杂志就叫《新天使》。这幅画里，新天使眼睛张开着，嘴巴张大，翅膀张开，他的脸望向后方，他看到历史的灾难，像碎片一样落在他的前面，这个碎片越积越高，他好想把灾难的碎片变成一个整体。但是从天上刮来的风暴把他一步一步吹向他所背对的未来。这个风暴之名为“进步”。意思就是说，我们大家都是向着未来在前进，可是新天使是背对着未来，脸是望向过去，被风暴一步一步推向未来。这就是新天使的图像。我觉得这个图像说明了《荒人手记》书写者的样子。他为什么面向着他的过去呢？我觉得作为一个书写者，其实就是我记得、我记得……当所有人往前去的时候，只有他的眼睛一直看着后方，我记得、我记得……然后把“我记得”的东西书写下来，所以是一个新天使的姿态。

关于废墟。在废墟里面，他捡拾碎片，把碎片分类出来，粘成一个整体。新天使的姿态是一个捡拾者，本雅明也讲过，是一个漫游者，是垃圾的捡拾者，这个垃圾是时光过去留下来的东西。他工作的姿态就是捡拾、分辨，把它修补成一个整体作为纪念——二战之后所有人跟人的阻隔，种种废墟的形象。当时我自己写完一个长篇，想要再写下一个长篇的时候，就是一个废墟里的“新天使”。现代主义的小说家里，在中国，第一位当然是鲁迅，鲁迅之后是张爱玲。现代小说就是拆生命的房子，用砖块盖小说的房子。我在写完《荒人手记》《巫言》的时候，就是想写一个小说书写者的创作过程，他是怎么在拆生命的房子，然后来盖小说的房子这么一个状态。《巫言》算是我的最新作品，是两年前的。结果写出来之后，我想写的“废墟里的新天使”这个图像，居然成了歧路花园，这是我写这个长篇最大的收获。号称写了八年的一个长篇，把一个“废墟”变成“花园”，这是我这八年做的一件事情。

时间其实就是死亡

朱天文：为什么是一个花园呢？好比说对时间的焦虑。时间其实就是死亡，时间就是生老病死，两者之间最短的距离就是直线。你怎样面对时间？时间就是死亡的话，你的方式很多，可能只是一个姿态，你的姿态跟时间充其量打成一个平手。所以在《巫言》里面采取了一个方式，这也是写出来之后再来看的，基本就是离线——不断地离开线上，离题，偏离。你在不断离题之中，时间是不是就会迷路？这当然是一个非常隐喻的说法。你在不断逃逸之中，死神就找不到你。所有的宗教跟文学，其实基本上都是在处理死亡、生老病死、时间的问题。你每一次的离题、每一次的岔路基本上就是一个花园。这个花园的意思就是细节、细节、细节，而这个细节就是你此时此刻的当下，当代平凡的生活。作为一个书写者，他不过就是把你再平凡不过的生活或者是理所当然到你已经视而不见的状态书写出来。你视而不见的时候等同于是没有的，这是托尔斯泰讲的。当一个人进入无意识的动作，那个状态对他来讲等于不存在。有一天托尔斯泰发现自己从这里走过去的时候，忽然察觉自己没有拿什么东西，他觉得这是非常可怕的，因为如果是没有的话，到死的时候理所当然没有。作为一个书写者，他不理所当然。他等于把大家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撕开一个破口，把它陌生化。因为你已经习惯到看不见、无意识、不存在，把它陌生化之后，在电影里面像是一个框框，把这个场景框出来放在银幕上，大家一看是不一样的。这个陌生化对一个书写者来说就是他的文字。他把日常框出这么一块来，让它不是理所当然的，不是这么无意识的，好像把那个状态给解放出来，然后给它重新命名，这是书写者在做的

事情。你在歧路花园里面，怎么让人家逗留？这个花园要好看，这个花园总有很丰富的东西。这些是什么？在我来讲也是写出来的，就是细节、细节、细节，你就在这个细节里面流连忘返，驻足观看。

还是张爱玲那句话，在红灯映照的当下，在现实的生活里面，热热闹闹。你就盯住这个，这个就是歧路花园里面的细节，而你看到了，把它框出来，让大家看到不是这样的，日常生活还有别的东西，它不是这么理所当然的。因此时间就找不到你，时间迷路了就很像中国画里面的留白。人之前的生不问了，人之后的死也不问，就给它一个大的留白，这个留白在文学上就是一个底色，永远的惆怅，永远的悲哀。大的方向是悲哀、悲观，因为有时间就有死亡，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它变成一个大的留白，这可能是处理生死的态度吧……一种惆怅、咏叹变成你文学所有的底色，在这个底色之下就是红灯映照歧路花园里的当下生活的细节，而这个生活的细节里面其实是别有东西可以看的，它不是废墟，是你可以去的地方。其实是自己写出来的，原先想写一个小说家，一个非常失败的、与生活也是格格不入的（小说家），但是他把这种失败和格格不入变成了一篇一篇的小说，所以是废墟里的新天使。但是没有想到，当八年断断续续写完的时候，回头一看，这个新天使稍稍不一样了，它不是在一个废墟里面，它是在一个花园里面。

这是我两年前的一个状态。我跟陈飞雪讲，这一趟回去以后，在我新的作品写出来之前，我再也不出来了，因为没有东西可以跟大家报告，再讲的话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一番话，就是从废墟变成歧路花园，写出一个花园来，这个花园里面是人的发现、物的发现，这个物并不是败物、劣物，而是从理所当然的日常状态里把它解放出来，重新看它。这个状态是我这一趟能跟大家讲的，讲的也是我两年前写出来的，所以我很希望回去以后再变成“山顶洞人”。也许两年的时间，把时差